

筆墨之外

中國書法史跨領域研究論文集

導 論

盧慧紋*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中國文字與書寫普遍被認定為中國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核心，書法藝術在中國的藝術傳統中亦最受尊崇。然而，在二十世紀初以來受西方藝術史模式影響下的中國藝術史論述中，書法始終處在一種頗為尷尬的地位。它幾乎不具任何表象功能，卻又非裝飾藝術，在西方藝術類別中找不到能與之相應的對象。當試圖借用西方藝術史的理論架構——例如「再現」論述——來討論傳統中國藝術時，書法的獨特性使其格格不入；而當嘗試以「現代化」的觀點來探究近現代中國藝術的發展時，書法又顯得保守而毫無建樹。這種情況不僅讓西方學者普遍忽略書法的重要性，亟欲為中國藝術的發展建立完整史觀與理論架構的中國學者亦對之缺乏興趣。因此即使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學界援引西方論述與方法，在中國繪畫及工藝美術等領域取得可觀的研究成果與突破，書法史的探究長期仍侷限在相對狹小的學者圈中，亦多環繞文獻考訂、作品整理及真偽鑑定等原有議題，自成體系卻少能與其他領域對話。這個情況在近十年來有較大的改變，首先書法作品的物質性 (materiality) 與書寫內容漸漸受到重視；其次是贊助人與市場的研究抬頭；再來是關心重點由書家個人的創作活動擴及典範的複製與流傳等問題。這些新鮮的角度讓書法史與文化史、視覺文化論述等領域開始建立起連結。另一個繞富趣味的現象是，我們看到在當代藝術的創作領域中，許多藝術家從「傳統」的書法與漢字書寫中轉化出「當代性」。相對於二十世紀初書法藝術在「現代化」潮流下的尷尬景況，世紀末則見證了漢字書寫與傳統書法在「全球化」趨勢中獲得新生。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wlu@ntu.edu.tw。

爲了具體掌握這些發展，並嘗試進一步發掘新的書法史研究課題，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主辦，筆者負責規劃的「筆墨之外——中國書法史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8年11月1至2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行。此次會議的協辦單位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及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並得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發展處的經費補助。會後，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一農教授建議將論文集結成《清華學報》特刊，因此徵求二十四位發表人意願，修改論文後投稿。部份學者因考量文章屬性不合、修改時間不足或稿件已先允諾於他處發表等因素而未加入。這本論文集是最後的成果呈現，所收九篇論文與一篇「紀要」都經過嚴格的匿名審查，筆者在此要特別感謝諸位投稿人、審查人，以及《清華學報》編輯委員會。此外，筆者亦想藉此機會向研討會主辦單位、所有協辦與補助單位，及與會者一併致謝。

此次研討會期望跳脫歷來偏重筆墨分析的書法史討論模式，開拓社會、文化、政治等的新切入觀點，因此以「書法與身體」、「書法與性別、社會身分」、「複製與傳播」、「贊助人與市場」、「書法與中日韓文化交流」及「全球脈絡下的當代書法」六大主題，作爲核心議題展開跨領域的研討。清華大學吳俊業教授首先循著現象學思路，對書法創造活動和書法作品作哲學分析與描述，嘗試勾勒出書法現象學理論的概要。吳教授深感近代學人移植挪用西方美學理論與概念，嘗試建立書法美學理論時，經常有理論先決或立理限事的情形，因而採取由下而上的進路，從面對實事的現象分析入手，進而抽繹把握書藝現象的基本概念與理論。他分別從靜態的、結構的層次，與動態的、發生的層次對書法進行討論，分析過程中則運用了胡塞爾的「能思」(noesis)、「所思」(noema)對應，以及梅洛龐蒂關於肉身的「舉止意義」(signification gestuelle)的理論，是學界少見的書法現象學分析。吳教授所揭示書法的種種面向，例如「宛如身體性」的筆墨表現乃肉身的揮運書寫動作之**痕跡**(trace)、書法作品兼具歷時性與共時性，還有通過**臨摹**前代墨跡，書者在當下重活(reactivate)那些已成歷史結晶的書法意向，同時以身體行動繼往開來、建構書法歷史等，早已蘊含在傳統書論對於身體結構(如筋骨血肉)與擬人詞彙的明顯偏好當中，亦散見中外書法史學者及美學理論者的論述中，然吳教授充分發揮了現象學即事窮理的功夫，不僅細膩還原、層層開展，並具體分

析這些因素如何內在地、積極地建構書法獨特的審美意義。吳文所關注之書法與身體的關係與中國的傳統身體觀、醫學理論，以及宗教思想與儀軌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以往的書學研究尤其關注六朝的道教信仰及書符、寫經等活動與王羲之家族書法藝術的關係，然多僅限於文獻考察，中央研究院李豐楙教授與張智雄道長的論文則配合史料與訪談，再輔以符例解說，具體解析道教書符的類型、結構、製作程序及意義，詳實說明了書法的特殊宗教性運用，而文中所舉亦為文字作為一種符號運用，提供了宗教領域的寶貴案例，在在顯示跨領域經驗擷取對書史研究的重要性。

美國加州大學的石慢（Peter C. Sturman）教授與清華大學的馬雅貞教授分別以個案研究，來探索傳統社會中書法與性別、社會身分的關係。石慢教授以明中期蘇州書家沈周晚年的〈落花詩〉組詩為對象，詳盡蒐羅並細膩解讀相關圖文、題識與著錄資料，提出一個結合詩文內容、創作媒材、交遊圈與藝術風格等多方面考量的詮釋。最後，他並大膽嘗試由此建立一個新的書法作品真偽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有別於傳統風格鑑定，也就是在作品品質高下、風格歸屬，以及書家的書寫習慣等因素之外，亦將書法家的「意圖」（intention）與「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納入考慮。此案例揭示了中國古代文人生活的複雜面向，而書法與書寫正是其文化價值及人際互動型態的體現，對之進行周全而細密的考察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馬雅貞教授的論文則將觸角伸向少人研究的女性書畫家，檢視十八世紀前半杭州詞人厲鶚編輯的《玉臺書史》，針對其內容、成書及周邊脈絡進行考察。馬教授以康熙年間官方敕令編纂的《佩文齋書畫譜》作為對比，發現《玉臺書史》的蒐羅範圍與所記女性書家的數目都遠超前者，她將此現象歸因於包含杭州在內的浙西地區自晚明以來獨特的藝文風氣，往後又促成十九世紀前半杭州人汪遠孫、湯漱玉夫妻編輯的《玉臺畫史》。馬教授認為清代女性書畫專書的成書，實奠基於浙西的地方藝文傳承，此一論點發前人所未發，是未來研究女性藝術史與清代文化史不可忽視的課題。

香港中文大學莫家良教授與美國布蘭戴思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阮圓（Aida Yuen Wong）教授的論文，皆涉及書家如何學習與轉換古代典範的問題。莫教授考察有清一代書學家研究與臨習魏晉書蹟典範——《淳化閣帖》的情形。晚清碑學的興起雖然使臨習《淳化閣帖》的風氣由盛轉衰，但始終沒有受到摒棄，

仍然是書家學習二王傳統與行草書的重要範本。以往研究清代書法史往往重金石碑版而輕帖學傳統，莫教授此一觀察能矯正過去認識之偏頗。古為今用的理想與實踐始終是書法史的核心課題，而在近代書法發展中，援引並轉換古典典範更具有復古為新的積極意義。阮教授以日本書家中村不折（1866-1943）所提倡的「六朝派」為對象，分析其創新的書風及展示方式，並藉之討論中國的碑學書風在日本近代書法革新運動中的意義。中村氏在他最重要的作品〈龍眠帖〉中採用一種篆隸字體夾雜、錯落穿插，近乎原始主義般的風格，其古拙特色及如同繪畫一般的表現，將書法向「美術」概念靠攏，在當時渴求西化的日本藝術與文化圈掀起一陣旋風。這個發展預示了日本戰後書法朝向圖畫化與抽象化的趨勢，之後更影響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現代書法」創作。阮教授的論文揭示了東亞文化圈繁密多向的交流網，並有助於理解書法在近代亞洲文化與藝術史中的位置。

1980年代起，贊助人研究進入中國繪畫史的討論範疇，二十多年來已獲致顯著的成果，不僅呈現古代中國畫家工作與生活的較完整面貌，也為畫史上風格的形成、轉變與興衰，尋得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多元解釋。古代中國書法家亦面臨類似的社會情境，以作品參與人際應酬、政治運作與市場買賣，近來亦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美國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的白謙慎教授開風氣之先，他關於明末清初書家傅山的英文專著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於2003年出版，三年後並有中文版問世，對中文學界造成廣大的影響。南京藝術學院薛龍春教授的論文在取向與方法上，皆典範於白教授，可視為年輕一輩學者受其影響的代表。薛教授從存世的王鐸書跡和明清文集中，收集了豐富的史料，對王鐸的書法應酬活動和人脈網絡進行細緻的歸納統整與分析。由於王鐸是清初重要的貳臣，薛文中對王鐸和清初貳臣交往的討論，亦有助於研究清初歷史與仕清士人的活動。二十世紀以後，國家機器與傳媒積極參與視覺表述的操作，使得書法的社會與政治性運用呈現更複雜的面向。臺南藝術大學的黃猷欽教授以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為對象，分析二者在字體與書法風格上的選擇策略，以此論述文字與書法的政治性運用。此文立題新穎，材料豐富，於書法史、政治文化史、視覺文化史都具深刻的啟發性，顯見在現當代的情境中，書法藝術的創作與使用涉及極寬泛的範圍，研究者亟須拓展關懷廣度。

書法藝術的走向及未來展望，是學界、藝術界共同關注的焦點。中央研究院石守謙教授檢視當代藝術家徐冰、谷文達、邱志傑、馮明秋與董陽孜等人之作品，探討他們的藝術與中國古老的書法傳統間的關係，尤其著重討論其「當代性」如何由書法創作之源頭轉化而來的問題。表面上看，這些創作者都在宣示、執行著他們與其出身的文化傳統間的決裂，但實質上，卻不約而同地回歸倉頡造字傳說，關注最根本的書寫表意課題，為他們自己的「當代性」尋求一種神秘而古老的生命力。石教授所論藝術家並非全將自己的創作置於中國的書學傳統中考慮，徐冰甚至從未自稱為書法家，他們的嘗試或許應該更準確地理解為當代藝術與古老傳統間互動之多樣表現之一。另一方面，中國與臺灣的許多書法家及理論家，企圖從當代藝術的特質中探求，重新觸探書法藝術在現今社會中的新可能。目前「現代書法」一詞經常被用來統稱「現代性的書法創作」與具有「當代特質」的作品，相關學說林立、流派紛雜。華梵大學的黃智陽教授在最後的「紀要」中，以宏觀的角度，試圖較全面地描述與分析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書法創作努力「轉進」當代藝術，以求更貼近當代藝術之語境的這種現象。文中列舉十二個主要的潮流，呈現個別論點與產生脈絡，並主張採取開放的態度來處理書法藝術的路向。書法究竟能在當代藝術中汲取到什麼，未來的發展如何，仍需長時間的觀察，而此「紀要」適可作為望向未來的基點。

透過以上諸篇論文，顯見跨領域的切入視角不僅增進我們對書法史本身的了解，亦在哲學、宗教、性別研究、藝術贊助人研究、東亞文化交流與當代藝術創作等方面提供了嶄新的視野。這本論文集名為「筆墨之外」並非主張拋棄書法筆墨的討論，而是期望新取徑成為通往更廣闊境域的開始，也藉此召喚各方研究者參與未來的探索與新發現。